



■图片故事

## 下铺的兄弟

□章中林 文/图

“兄弟，也只有你还下田，了不起。”面对站在水田里弯腰插秧的王红启，我不由得感叹起来。师范同学四十人，到今天课余还在田间劳作的只有他了。

二十五年前，我们都在县教师进修学校读书。我住上铺，他住下铺。我呢，经常借口上下不方便，有什么事就指使他，他也不恼，总是乐呵呵地把我要的东西递到我手上。

那时，我一门心思想着玩，看电影、看录像、看武侠，玩得昏天黑地。他呢，一有时间就捧着书读，心无旁骛的模样让人不忍打扰他。每天，我快乐着我的快乐，他看他的书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不下去了。

那天，我拉着一个同学去水库玩，被他拦住了。“这样大好时光，你不学习，不觉得愧对父母吗？他们忙死忙活的，就是为了我们出来玩？”在同学面前就这样不给我面子，当时我就挂不住了，把他一推，嚷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父母都不管我，你算哪根葱？”

那天，就因为他的一句话，我玩得意兴阑珊。回到宿舍，看到他，我转身就要走，他却一把抓住我，急急地说：“今天对不起啊。”我不屑地望着他。他却正色起来：“我当着同学的面说你，是我错了。但，你这样做，不觉得对不起自己吗？我们是学生，是来学习的。”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我一拳打在他的胸脯上，“不要酸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向你道歉，行了吧。”他抓抓头发，憨憨地笑了。

学校要举行马拉松比赛。班主任每天天不亮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拉出来。那寒风刺骨的日子，一出被窝人就发抖。许多同学趁班主任不注意，溜到背后的树林里。我也想逃跑，但他却始终盯着我，

说：“跑步强身健体，老师就是不组织，我们也要自觉锻炼。现在有人督促，我们怎么能还欺骗自己呢？”有他监督着，又担心被班主任知道了受罚，我只得每天准时跟他起床，在寒风里高唱《水手》了。

还真别说，这次真的谢谢他——要是没他监督，我怎么能站在马拉松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呢？事后，我说请他吃饭。他却拒绝了：你是不是钱多了，把钱往饭店里送。最后，在食堂里加了一个粉蒸肉，就算我把他请了。

到了三年级，班上许多同学都谈起了恋爱，但是他却岿然不动，做着他自己该做的事。我呢，却被一个女同学吸引，跃跃欲试。这时，他热心起来，给我出主意，想办法，约那心仪的女生出来。也许是我的做法太唐突吧，那个女生竟然把我写给她的情书贴在了教室里。我当时就蒙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的宿舍，也不知怎么就哭了一宿。那一天，他为我去找老师，陪着我给我宽心，说什么“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她看不起我们，我们就要做给她看，到时候让她后悔去。”

那段时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，我只知道，他始终陪在我的身边，给我说笑话，让我跟着他读书。也许真的是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吧。那次自学考试我一次通过了四门，竟在毕业之前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。

毕业之后，我心怀着飞得更高的梦想，离开了家乡；而他却主动回到家乡，侍奉年老的双亲。

现在，我虽然看上去比他长得白胖，但是满面尘灰，还不能守在父母身边；而他呢，每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虽然劳累，但是生活简单平静。如果人生能重新选择，我但愿像他一样，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
## 青春岁月

### 一段当兵“未遂”的经历

□老树皮 文/图

近期，一部电影《芳华》热播，勾起了我对部队的回忆。

那是在1970年的冬季，我们这些高中学生都在等待毕业分配，而绝大多数人是到农村插队。此时传来了部队征兵的消息，这消息似春风般拨动着我们年轻的心弦。那个年代，参军是最光荣的事情，部队是人人都羡慕和向往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最高追求。同学中已有人捷足先登踏入部队的行列，让我们羡慕又嫉妒。我由于家庭问题，报名未得到批准。我找到军代表要求当兵，回复是：工人，农民和贫下中农子弟是首选。我父亲还在受审查，想参军是难上加难。但是，强烈的当兵愿望让我们九个有类似经历的青年人决心铤而走险，我们决定提前行动，抢先上军车，让生米做成熟饭，部队肯定能接收我们。

新兵走的当天，我们九人分散行动，提前一个小时混在戴红花穿新军装的新兵里，爬进中间一节军车车厢里潜伏下来。车厢是闷罐子车，里面铺着厚厚的麦草，有半桶水，还有个小便桶放在车厢一角。部队战士很快就发现了我们，让我们下车。但他们说破大天我们也不下车。

也许是考虑到部队的统一行动，接兵领导没有再驱赶我们，并安排三四十个新兵进入车厢，记得他们每个人背包上都别着一双黑布鞋，真神气。火车鸣笛启动了，我们心里暗暗高兴，觉得



当兵有了希望。在旅途中，我们想和同车厢的新兵们套近乎、叙家常。他们都扭头不说话，真成了闷罐子。

列车约莫开了七八个小时，在陕西境内临时停车。车厢门一打开只见周围一片荒野，我们这节车厢的新兵都下了车，车上只剩下我们九个人，为防止有人进来，我们从里面把车厢门插上，接兵领导在外面做我们工作，又哄又训的，大声讲各种道理。但我们始终不开车厢门，后来火车开动了，肚子也饿了，带的东西都吃完了，就开始吃新兵带来的各种食物。有饼干、蛋糕，还有装在枕头袋里的炒豆面。列车到达陕西宝鸡车站后又停下来，再

次的轮流喊话，还是不起作用。最后接兵领导决定甩下了我们这一节车厢，我们感觉到车厢被孤零零地甩到车站了。

我们这样又坚持了两天多，车厢里吃的东西早没有了，也没有水，我们几个人都扛不住了。隔着车厢门缝里看到外面停着四五辆军用车，还有两辆救护车。部队人员承诺，同意我们当兵，让我们先出来洗澡吃饭，不要把身体搞垮了。

我们已饿得头晕眼花腿发软，听说同意我们当兵了，便急不可耐地拉开车门，部队的战士每两人拉我们一个，每辆车上坐三个人，将我们全部集中到了当地军分区招待所。部队给我们做了体检，我们吃的是干部灶，记得吃第一顿饭时，大家都是狼吞虎咽的，我就着白菜肉片吃了17个馒头。两三天后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亲自和我们讲话，表示理解我们想当兵的愿望，但是当年征兵的任务已经结束，没有新的指标，希望我们回去安心学习，并欢迎以后来部队当兵。

我们想当兵的愿望就像肥皂沫一样在最大时破灭了。临走时，部队给买了返程火车票，每人还给了十个面包，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了家。

后来得知，我们要去参军的地点在新疆，兵种是工程兵。一晃，这段经历已近50年了，现在还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，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一瞬。

## 大师的不近人情

□钱永广

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师，梁启超的脾气很怪。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，专门请他做主持人。婚礼开始后，谁知梁启超说的话让人大跌眼镜。他说：“志摩、小曼皆为过来人，希望勿再做过来人。徐志摩！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，你这个人用情不专，以致离婚再娶。陆小曼！你要认真做人，你要尽如道之职。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。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，离过婚又重新结婚，都是用情不专。以后要痛自悔悟，重新做人！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！”

本来，徐志摩、陆小曼夫妇因为敬梁启超是名人泰斗，请他主持婚礼，本想借他盛名以振声威，没想到一上来，梁启超就发脾气，被他劈头盖脸一番教训，这一番不留情面的讲话，真是一语既出，满座皆惊，使得徐志摩当场向梁启超求饶，给他们留点面子。

对徐、陆二人的结婚，梁启超并不看好，所以说的话难听也在常理之中。但是他作为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处理自己的感情纠葛，同样也让人觉得“不近人情”。

1899年底，梁启超应康有为

之请，赴美国檀香山。一位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。家宴上，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。她是侨商的女儿，叫何蕙珍，芳龄二十，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，16岁便任学校教师，英文极好，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，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。多年来，梁启超除了妻子李氏外，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。这期间，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，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、思念和无奈之情，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：“颇愧年来负盛名，天涯到处有逢迎；识荆说项寻常事，第一知己总让卿。”

可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，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，结束了这场苦恋。后来，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，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。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招待何蕙珍，她只好怏怏而返。梁启超妻子李氏病逝后，何蕙珍又从檀岛赶来，想与他再续情缘。但梁启

超仍然婉辞，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、《京报》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“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”。

梁启超的不近人情，还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个性。1926年3月8日，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，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，诊断为癌。手术后，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，但不是恶性肿瘤，梁启超却依然尿血，且查不出病源，遂被复诊为“无理由之出血症”。一时间，舆论哗然，众多社会名流也帮助梁启超说话，矛头直指协和医院，嘲讽西医“拿病人当实验品，或当标本看”。

那些社会名流本是要替梁启超说话，指责协和医院医术医德，可他却不愿这些名流人士的情，毅然在《晨报》上发表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，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，并申明：“我盼望社会上，不要借我这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”。

梁启超虽不近人情，但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严谨的作风，才成就他作为一代大师的学问和品德。

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## 书海掠影

